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躋雲樓 第一回 產英男河中浮玉簡

話說大唐開元年間，湖廣郎州府武陵縣梅花村有寒士，姓柳，名潔，字行芳。讀書半生，功名未就。因家計窮乏，遂以傭書為業。夫人莊氏，善織草鞋。夫婦兩個茹荼食苦，協力同心，不覺過至四十有餘。後來行芳兩目昏花，不能書寫。日逐上山打柴一擔，挑到市上賣些錢鈔，糴些糧米，聊以活生。夫人莊氏，娶過二十多年，並未生產。一日，天刮大風。行芳山上打柴而回，見門首有個全真道人，盤膝坐地，手敲木魚，口稱化齋。行芳挑著山柴，走到跟前，道人說道：「貧道自崑崙山而來，路過寶村。偶缺資斧，萬望山主舍齋一頓，福德無量。」行芳答道：「我為寒家，無可施捨。師傅別處去化罷！莫誤了你的工夫！」那道人把行芳上下一相，說道：「尊駕年過四十，並無子嗣，還不行些好事？」行芳聞聽，大為愕然，答道：「師傅少待！我把柴禾送到院裡，再來和你說話！」說畢，就挑到院裡。放下擔子，向莊氏道：「外邊有個遊方道人，向我化齋。我說咱家貧寒，無可施捨。他說我年過四十，尚無子嗣，何不行些好事？他與我素不相識，為何曉得這般清楚？」莊氏道：「雲遊道人常有神仙下界點化愚民，一飯之費幾何，你出去說家裡給他做飯哩！再仔細尋問，叫他把咱兩個後來的結果說個明白，豈不是好！」

行芳出來，說道：「鄉間別無可獻，米飯一飽。師傅不棄嫌否？」道人答道：「一粒之施，恩同滄海。那敢棄嫌！」行芳問道：「方才師傅說我乏嗣，我果然乏嗣。但不知師傅如何曉得？」道人道：「你子女宮帶有寒氣，應主無後。但你心田端正，積些陰鷲，行些好事，將來還有一子之望。」

剛才說完，莊氏送出蒸飯一盂、菜湯一碗、四碟小菜。那道士接過，立時吃完，謝道：「多蒙施捨，再圖後會！」遂拈筆題詩一首，遞與行芳，說道：「此詩應在後人，斷勿失落！」說罷，就起身乘風往北而去。行芳看其詩，云：

世外煙霞遠，域中日月長。
乾姿尚子晉，坤體賽雲娘。
功著岩廊霞，范垂繡閣香。
丹成九轉候，相會在瑤房。
覺迷道人題贈

卻說行芳回到院裡，向莊氏道：「這個道人說我命該無子，但心田不壞。積些陰德，日後還不終絕，贈我律詩一首。可惜咱家太窮，這個陰德從何處積起？」莊氏道：「積陰德，不必定在錢財。但處處存些好心，行些方便，就是了。」行芳把詩交與莊氏收住，飯後仍上山打柴，不題。這正是：

要培一己方土地，卻被旁人指引來。

卻說梅花村前有山一座，名為木瓜山。山下一道河，叫做延溪河。河中水勢迅激，無可停泊。凡是東往西來，一定經過此處。每年六月間，大雨時行，山水突下。行將之人，多被漂沒。過此河者，俱以為患。行芳屢經河旁，意欲修一小橋，以便行走。遂於打柴之暇，相近山下碎石，從河中填起。日積月累，半年以後就築成了一個三空的規模。山上伐了幾棵大樹，截成橋樑，擱在孔上。又僱木匠，鋸了些板片，棚在橋上，兩旁修上欄杆。從此你往我來，個個便宜。但秋水漲溢，時常把橋漫了。行芳又把修橋剩的木頭紮成一隻大筏，用攬係在橋邊。水落從橋上走，水長從筏上渡。徒涉之病，自此永無有了。

一日，行芳打柴。下得山來，見河邊淺水中漂一隻黃雀，被惡鳥食其半。體不能飛動，落在水裡。兩目睜上，卻有望救之狀。行芳一時發了慈心，拿到家裡。洗以香湯，搽以細藥，朝夕喂養。住至百天，羽毛長全，然後放去。

又一日，見個少年美婦乘筏過渡。才上筏時，墜入河中。行芳恃著自己會水，那避嫌疑！就跳到河裡，把女子背上岸來。叫他夫人讓到家裡，去曬乾了衣裳，款待一飯而走。

行芳向莊氏道：「我設筏，本以濟人。今反害人，如何是好？」莊氏道：「善念既開，不可改悔！再圖萬全之策罷了！」從此，行芳雞鳴時上山，打柴一擔。日出時，就到市上賣了。回來吃過早飯，親身在河邊等候。男人過河，聽其自便。若婦女過河，必站在水裡，親手推筏，送至河岸。日逐如此，住有三年。

又一日，行芳吃飯而出。剛到河邊，見有個婦人，領著兩個幼童、一個男人，牽著一個牛犢，共登筏上。渡至中流，被風一刮，筏翻落水。慌得行芳急跳下去，先抱上兩個幼童來，再背上女的來，後背上男的來，又把牛犢給他牽到岸上。四人彼此相笑，再三致謝而去。

卻說行芳日以濟人為事，轉盼就是五年。一日，行芳打了擔山柴，市上去賣。忽見那個化齋的道人從旁走來，向行芳一揖，問道：「你不是梅花村柳施麼？」行芳答道：「我卻不認得師傅了。」道人道：「五年前曾在宅上擾齋一頓，難道忘了嗎？」行芳答道：「已過之事，偶爾忘懷。」道人道：「尊駕紅光滿面，厄氣盡脫，陰德所積已不小了。你命中本該無子，據今看來，不惟有子，且生貴子。可賀，可賀！」行芳道：「師傅你鬧我了！前幾年，猶設妄想。目下拙荊年屆五十，如何還能生長？」道人道：「這卻不拘，後日你看！」說完，彼此散去。

行芳賣了柴禾，回到家中，向莊氏道：「才在市上遇見從前那個化齋的道人，他說我陰鷲已深，不惟有子，且生貴子。我說你年已五十，如何還能生長？他說這個卻不拘。難道世上有五十歲的女人還生長嗎？」莊氏道：「相公莫說他是戲言，妾已懷妊三月，未曾向你說知。或者老年生得一男半女，也是有的。」行芳道：「果然這樣，殊屬可幸！」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這莊氏到了臨盆近期，行芳仍在河邊看筏濟人。一日，時當午刻，忽從上流漂來一個玉簡，直至橋前不動。長半尺，闊三寸。行芳甚是覺樣，從水內撈出一看，上面篆刻著一個「毅」字，背面有小字一行：「得此簡者，昌大其門。」行芳把玉簡拿到家中，遞給莊氏看。莊氏道：「此瑞征也！妾分娩大約只在今晚，你在家罷，不可河上去了！」

卻說行芳在家，候至二更時分，並無動靜。一時困倦，不覺睡去。夢見一個青衣女子走到跟前，說道：「吾乃玄天聖母使者，前奉聖母之命，往謁南極，路過此山。被梟鳥所殘，虧吾半體，蒙君恩養，得全歸。稟知聖母，聖母轉奏玉帝。玉帝嘉君陰德，著記錄司記君大功一次。猶恐君之濟人未必始終如一，故差麻姑仙牛女二星，兩次下來試你。俱回奏君之濟人，果出誠意，又記你大功二次。今五年限滿，特著天祿星下界，光大你的門庭。你看祥光靄靄，香氣馥馥，莫不是星君來了嗎？」行芳聽說，向前一看，見一位大員，車馬僕從絡繹載道，到了門口。下得轎來，竟入院中，慌得行芳應接不暇。

那邊莊氏叫道：「相公快些起來，去請東鄰王大嫂！」行芳聽說，連忙起身。把東院王大嫂請到家來。住不多時，莊氏就產下一男。行芳不勝大喜，因瑞此玉簡，就起名叫做柳毅。三朝祭拜天地，從空中飄下一張頌子來。行芳拾起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道：

作善降祥本相因，濟人只恐心不真。

虔修應獲麟兒報，竊喜鑒觀有鬼神。

卻說柳毅原非凡人所轉。過了三朝滿月，並無半點苛絆。週歲之後，聰明異常。至八歲入學，聞覽經史，涉獵百家。數年後，就成了一個名士。長至一十六歲，蒙舉孝廉。

往日行芳家道貧窮，托人給柳毅謀婚，數年不就。自舉孝廉後，人見其漸有生機，爭相攀仰。梅花村東有個莊，名為東店。莊上有個寒儒，姓賈，名延齡，字慶長，是個孝廉之子。他有一女，叫做董娘，與柳毅同庚。親友題媒，就許配了柳毅。董娘過門後，善執婦道，把家做活，丈夫、公婆沒一個不喜。

無如福難常享，禍從猝投。行芳自柳毅得了功名，娶了家小，年已覺老，就不上山打柴去了。一日走到河邊，見所修石橋數年

來漸就傾圮。又於無事之暇，搬石修整。橋才修好，忽得大病。三五日間，竟自故去。柳毅極力操辦，把他父親發送入土。

剩得母親莊氏，與他夫婦兩個度日維艱。莊氏織兩雙草鞋，董娘紡幾斤線子，柳毅拿去集上賣了，買些糧食。以此苟且延命，董娘總無半點怨聲。住有半載，董娘從娘家得病而歸。柳毅請醫調治，總不見痊。病至月餘，漸就垂危。

彌留之際，忽然死去。住有三個時辰，方才醒來，叫道：「婆婆那裡？」莊氏答道：「我在此！」又叫道：「丈夫那裡？」柳毅答道：「我也在此！」喘息多時，開口說道：「我方才到了陰司，遇見公公大人，說：『媳婦兒你來得太早，你還該有三日陽壽哩！我且領你到個去處看看！』我跟著公公，走到個王府門前。大門內是儀門，進了儀門，是一座大殿、兩座班房。大殿上設著公座，下邊兩旁排著許多的人役。公公說：『這是你丈夫的大堂！』往裡又走，是一座二堂、兩座廂房。過了二堂，才是宅門。進去宅門，東西兩配樓，正中一堂樓。室樓懸一金字大匾，寫著『躋雲樓』三字。公公道：『這是你丈夫的臥樓。』東樓門上掛『龍室』二字，西樓門上掛『虎窟』二字。從樓裡走出兩位娘子來，顏色勝我十倍。公公道：『這是你丈夫的兩個室人。』又見兩個幼童，公公說：『這是你丈夫的一對兒子、媳婦兒，可惜你福命太薄，壽限過促，不及與他們同享榮華了！陰司中默默沾些風光罷！我且送你回去。對你丈夫說，叫他奮志讀書，斷勿以窮困自阻。對你婆婆說，我雖死後卻甚舒坦，叫他不必要以我為念！』說完，就把我送到家來了。我請他院裡坐坐，他說：『幽明相隔，進去不便。』撒身回去了。」

莊氏道：「這是你病中的謊話，且將養你的精神罷！」董娘又活了三天，漸覺氣微，終自瞑目而死。柳毅母子見董娘死訖，放聲大哭。著人上店，送信給他娘家。賈慶長聽說，夫婦兩個立時走來，哭了一場。

柳毅把賈慶長讓到別房裡坐下，莊氏向前拜道：「親家令愛死去，是我家擔他不起。兩位親家看該怎樣發送？雖係沒錢，小兒無不從命。」賈慶長答道：「小女亡故，是她的命薄。今歲親翁仙游，女婿已經竭力。又遭重喪，是何等景況！做岳父的不能分文相幫，已覺討愧。乘此機會，故為索討，天下無此情理。殯葬之事，任從親家的便宜。如有半句閒言，並非人類！」莊氏道：「親家既這般相諒，甚覺蒙情！」叫道：「柳毅過來，謝你丈人、丈母！」

柳毅謹遵母命，給慶長夫婦磕頭。賈慶長心中酸痛，翁婿兩個攜手大哭，半日方住。賈慶長道：「賢婿，你少年發身，大成有望！小女無福，竟先捨去。嗣後親戚還是好親戚，莫因小女不在，就從此與我疏淡！」柳毅道：「岳父既這樣留戀小婿，焉敢負心！」慶長夫婦兩個回去，再請也不來了。

柳毅做文一篇，把董娘祭奠了一番，其文云：

維吾妻之持家兮，不厭糟糠。盡孝道於雙親兮，克備酒漿。效賢德於良人兮，罔避風霜。胡天奪之太速兮，遽入仙鄉。痛吾心之難割兮，幾時或忘。苟靈魂其不昧兮，歆此薄觴。尚饗！

柳毅東結西借，僅僅出紙，五天把董娘葬訖。

剩下柳毅與他母親莊氏，並無半點生計。集上賣草鞋所獲，總不濟事。時常並日而食，莊氏處之泰然，柳毅亦全不露相。

這梅花村西頭有個富翁，姓程，名廣濟，字惠心，為人疏財仗義。聞柳毅如此窮苦，時常送些柴米來，以相周濟，柳毅母子十分感激他。

但不知柳毅後來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